

卷之四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八

福

福

福

寄杜位

公自注位京中有宅近西曲江詩尾有述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
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復塵隨

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

更得曲江遊

夢弼曰新州屬廣南道公之姪杜位照新州時朝廷寬其罪移

之於近郡按集有杜位宅守歲詩當是明年

位即被譴故云已是在蜀州青城縣公時自城

都過青城因寄此詩夢弼曰曲江在長安為思

勝遊之地杜
位有宅近焉

送裴五赴東川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
老蜀門東行應暫別北望若銷魂凜凜悲秋
意非君誰與論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
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

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

猶恐未同歸

此子美自謂深悲極怨。洙曰：荆州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江陵

縣有白馬州鶴曰白馬江黃牛峽皆出峽之所經也

逢唐興劉主簿弟

鶴曰遂州唐興縣也屬劔南道按唐

志莫台道遂州皆有唐興縣今詳此詩當是遂州唐興雖天寶初已改

為蓬溪乃因其舊名耳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

未安居劔外官人冷關中驛騎踈輕舟下吳

會主簿意何如洙曰劍外謂蜀也關中謂長
之一都安也希曰地理志吳亦江東
會也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公自注

蜀牧鶴曰蜀州有新津縣則新津寺
必在蜀州夢弼曰王侍郎乃王維之
弟縉也維有別業在輞川裴迪從之
遊輞川荆林迪從縉來蜀縉守蜀州
蓋在高適之後

何恨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自鳥

影度寒塘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官人侍

用俗故 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夢弼曰古

不貪僧田曰金光明經 佛日大悲滅一切閻

敬簡王明府鶴曰王明府當時遂州

逢唐興劉主簿弟詩此殆因劉而簡
之公又嘗為王作唐興縣客館記同
是年作也

葉縣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

意無窮驥病思偏秣鷹秋怕苦籠看君用高

義耻與萬人同他人用衆人字洙曰後漢
王喬為葉令有神術或曰即

古仙人王子喬也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前漢司馬遷傳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靜蜀雨幾時乾行李須相問窮愁豈有寬君聽鴻鴈響恐致稻梁難夢弼曰甲子記時節也西南謂蜀地也洙曰楚詞泥汚后土兮何時乾左傳注行李行人也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適一絕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

聞斛斯六官未歸鶴曰斛斯六名融按公江畔尋花詩

有自注云斛斯融吾酒徒者是也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荆扉深蔓草土銼冷踈煙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鄭曰銼粗卧切鶴曰蜀人以銼為銼王褒土銼無煙是也

徐卿二子歌鶴曰公在成都時徐知道為西川兵馬使今題

云徐卿無乃是知道也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竒感應吉夢相追隨
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九
齡色清澈秋水為神玉為骨小兒五歲氣食
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
衮衮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
豈肯卑微休洙曰徐凌年數歲家貧携見寶
誌上人誌以手摩頂曰天上石
麒麟也尸子虎豹之駒雖
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贈花卿

鶴曰花卿即敬定也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祗

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趙曰古歌辭載林鍾官水調入

破第二云錦庭絲管曉紛紛半入靈山半入雲此曲多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百憂集行

鶴曰王筠行路難云百憂俱集斷人腸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
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
十坐卧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

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鶴曰

公生於壬子至是年恰五十山谷曰即今條忽已五十舊本云只今年纔五六十此語似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也鶴曰主人指成都尹也按公以乾元二年冬至成都時裴冀公為尹次年三月李若幽代是年二月崔光遠代光遠尋以討段子璋軍大掠乃罷以高適攝冬嚴武至此云主人又當是指崔李也漫叟詩話云叫怒索飯啼門東又云用激壯士肝說者謂庖厨之門在東肝主怒非偶就割也可謂至論

石犀行

李冰為蜀守冰作石犀五頭

以厭水怪鶴曰按是年秋八月霖雨不止灌口水損戶口公故有是詩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

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

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今年灌口損戶口此

事或恐為神羞終藉隄防出眾力高擁木石

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

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

氣常調和自免波濤恣彫瘵安得壯士提天

綱再平水土犀奔浩洙曰石犀五今云三犀

三犀豈據所見乎按酈道元水經所載後轉

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沉之深

淵水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王

女房下自涉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

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迄今蒙福厭勝字見

漢書厭壹涉切洙曰成都記及圖經所載秦

張儀築少城於大城西屢壞不能立忽有

一龜周旋巫依龜行巡築遂得立於是又作

樓以定南北樓高一尺至今傳云張儀樓

夢弼曰寰宇記彭州有灌口鎮鎮西有玉女

祠祠西有李冰廟孫季昭曰杜公詩或以安

得二字為結句蓋切有望於天下後世者不

淺也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厦千萬

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洗兵馬云安得壯

江漲

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石犀行云安得

江發蠻夷漲山添雨雪流大聲吹地轉難吹字

高浪蹴天浮魚鼈為人得蛟龍不自謀輕帆

好去便吾道付滄洲洙曰蜀水之源皆出夷

年雪不消故今云江漲而有雨雪流也

朝雨

京氣曉蕭蕭江雲亂眼飄風鴛藏近渚雨燕
集深條黃綺終辭漢巢由不見堯草堂樽酒
在幸得過清朝洙曰秦四皓夏黃公綺里季
入漢朝既定太子位遂辭歸
隱於商山夢弼曰逸士傳巢父聞許由之爲
堯所讓也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由悵然
不自得乃遇清
冷之水洗其耳

晚晴

村晚驚風度庭幽過雨霑夕陽薰細草江色
映踈簾書亂誰能帙杯乾自可添時聞有餘

論未怪老夫潛

夢符曰后漢王符著潛夫論

病柏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主當
風雲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
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
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翔
其外鴟鴞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容從何鄉來
竚立久吁怪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

十朋曰蜀

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丈餘遙望
童童如小車蓋洙曰建康實錄鳳將九雛再
見於豐城衆鳥從之蘇曰東海向承天除著
作年已邁諸佐郎並年少荀伯呼為妳母承
天云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耶趙
曰元精字出后漢書元精所生王之佐臣

病橘

羣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爲惜哉結實少酸澁
如棠梨剖之盡蠹蟲采掇爽其宜紛然不適
口豈止存其皮蕭蕭半死葉未忍別故枝玄
冬霜雪積况乃迴風吹嘗聞蓬萊殿羅列瀟

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寇盜尚憑陵
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憶昔
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

悲

夢弼曰昔漢武帝會羣臣於蓬萊殿羅列瀟湘之橘以爲珍果瀟湘有橘田有橘洲

每歲入貢也希曰書惟辟玉食又漢書注王

食謂美食如玉也洙曰天子徹樂成膳示自

責也吾愁罪有司愁一作諗田曰漢和帝時

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埃奔騰

險阻死者繼路唐羌爲臨武長上書言狀和
帝罷之洙曰唐書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
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其味未變已至於京
師也脩可曰唐之時乃涪州貢荔枝今公言

南海者蓋借漢時事以譏也

枯櫟

蜀門多櫟樹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剝甚雖衆亦易朽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后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櫟木使我沉歎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黃雀啅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摧殘沒藜莠

洙曰蜀人

取櫟皮以充用當軍興誅求尤急

枯枿

梗枿枯嶢嶢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折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來天雞為愁思猶含棟梁具無復霽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

趙曰楚辭

使東雨兮洒塵郭璞爾雅注江東夏月暴雨
呼為東雨衝風隧風也楚辭衝風至兮水揚
波鶴曰爾雅鷩一名天雞赤羽之鳥也夢弼
曰漢武帝於建章宮作承露盤銅柱高二十
丈上有仙人
以手掌承露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

公自注崔吏部倚

謫官樽酒定常

開九江日落醒何處

一柱觀頭眠幾回

語頗豪宕

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

水將雙淚好過瞿唐灩澦堆

甚是鍾情○夢弼曰崔公蓋自

吏部而謫荊州司馬也珠曰九江在潯陽郡其江各有名晁氏志一水而曰九江尚書注江於此分九道也復齋謾錄云老杜詩中屢用一柱觀按張華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而唯有一柱衆梁皆共此柱后土人呼為木履觀或曰一柱觀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云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是也珠曰瞿唐峽名灩澦頭石名荊州記云灩澦頭如馬瞿塘莫下灩澦頭如象瞿塘莫上蓋舟人以爲水則也

進艇

南京父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窓晝引老
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

逐並蒂芙蓉本自雙

亦觀物自得之意反語如此

茗飲蔗

漿攜所有瓷甕無謝玉為缸

珠曰時明皇幸蜀后號成都為

南京置尹此兩都

草堂即事

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

是第二句

雪裏江船渡

風前逕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蜀酒

禁愁得無錢何處賒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交新徒有喜禮厚

媿無才賞靜憐雲竹忘歸步月臺何當看花

藥欲發照江梅

魯曰唐以少尹為行軍長史有節度使即謂之行軍司馬也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

展待聊寄此作

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

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

愧重肯款柴扉

洙曰晉尚書令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

一臺
二妙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

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王侍御終於彭州刺史按公集有哭王彭州掄詩柳芳歷曰高適乾元初

刺彭州明年公客秦州嘗有寄彭州高使君詩上元初適移刺蜀州而公

至成都嘗燕公于浣花溪之草堂夢弼曰按房琯作蜀州先主廟碑載州

將高適建而亦叙其自彭而遷蜀也鶴曰時成都尹崔光遠罷以高適攝

故適在
成都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

當幽徑浴鄰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携家

醞皂盖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

簡語殊不佳須成一醉習池迴

亦自俗見指使又漢二千石皂盖朱兩幡

指言王侍御皂盖指言高使君也趙曰霜威

言御史霜臺之威也晉山簡鎮襄陽時荆土

豪族習郁有佳園池山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而歸夢弼曰霜威言王侍御山簡又以比高使君也

王竟携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

卧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携酒

重相看自愧無鮭菜空煩卸馬鞍移時勸山

簡頭白恐風寒公自注高每云汝年幾小且

夢弼曰鮭戶佳切又居諧切集韻吳人魚菜

摠稱南史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淪

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奉寄別馬巴州公自注時甫除京兆

公傳云公流落劔南結廬成都西郭

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

度劔南東西川往依焉又按唐紀云

上元二年建丑月以嚴武為成都尹

以是知公之除功曹在是年冬也時

草堂方成道路多梗而嚴武又來是

以不赴也

勲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

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魚竿終遠

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

驪駒白玉珂謂不能就別知必為我來也春

湖豈所居或巴州景物耶○涿

曰馬伏波謂馬巴州也蕭何公自謂也後漢

馬援少有大志以功名自許封伏波將軍修

可曰劉貢父詩話云杜詩功曹非復漢蕭何
 按曹參嘗為功曹非蕭何也王定國云高祖
 紀何為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貢父之
 言誤矣二說皆非按吳志虞翻為孫策功曹
 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
 吾蕭何守會稽耳洙曰前漢王式傳注驪駒
 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其辭云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珂
 者馬勒飾也

陪李七司馬阜江上觀造竹橋即日

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

簡李公鶴曰此詩當是公在蜀州作
 詳見後篇高使君自成都回

題下

代木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

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

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却笑千年事如此

歡字誰曉頗疑其誤驅石何時到海東夢弼曰橋前二

白鶴為言也青龍以喻橋影然朝野僉載河

北道趙州有石橋甚工則天時默啜破趙州

而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青龍卧橋上奮迅

去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書若

成而歡飲因笑在事之勞徒驅石以下海也
洙曰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
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
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把燭橋成夜迴舟客坐時天高雲去盡江迴
月來遲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異方乘此
興樂罷不無悲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

鶴曰

時高適守蜀州而攝成都故云自成
都回按九域志成都在蜀州之東故
詩中云橋東待使君又
知公是詩在蜀州作也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成功事出羣已傳童

子騎青竹揔擬橋東待使君洙曰後漢郭汲
為并州牧始至
行部有童兒數百
騎竹馬道次迎拜

詣徐卿覓果子栽鶴曰集有徐
卿二子歌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石筍街
中却歸去果園坊裏為求來鶴曰果園坊乃
徐卿所居處

奉待嚴大夫

鶴曰按唐紀上元二年

尹今公待其至詩云不知旌節隔年

回乃次年正月也又按舊史武出為

綿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

中丞上皇誥以劍南兩川合為一拜

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

此當在乾元二年裴冕為尹之前蓋

上皇以上元元年七月移居西內已

不復預國事矣武嘗三鎮蜀在乾元

裴冕之前為一年為二廣德二年

表公為參謀時為三也○寶應元年

成都

作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怪偏

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回欲辭巴徼啼鶯

合遠下荆門去鷁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

襟抱向誰開洙曰偏裨謂諸將校也希曰偏

南子注鷁大鳥也畫其象著船首以禦水患

夢弼曰公聞嚴武至欲辭蜀之巴峽下楚之

荆門以

逐之也

江詠五首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細葉帶浮毛踈花

信

披素艷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墮蘭麝

中休懷粉身念鄭曰墊都念切下也洙曰末

間而有粉身之患也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好顏色多漫

枝條剩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此

重却怕有人知

梔子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

氣傷和花外義外忽得精語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

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夢弼曰名山志談

可以染帛其性極冷其實經霜則紅此物最有用也

鷓鴣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

任呼號六翮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

慮留滯莫辭勞

花鴨

花鴨無泥滓，皆前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大分明。可以有不覺羣心妬，休牽衆眼驚。稻梁霑汝在，作意莫先鳴。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遥。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消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

人事日蕭條

洙曰：按高適傳，上皇還京，復分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論之，不納。趙曰：成都萬里橋，公草堂在其西。

三絕句

楸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蘂未應飛。不如醉

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

鍾情自道風味宛然。○本作春

風先生定作風吹盡

門外鷓鴣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迴。

無數春筍滿林生

得興之始

柴門密掩斷人行會

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

趙曰上番乃川語上

番則成竹故謂上篋竹

畏人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三年

落日低畏人成小築福性合幽棲

五字極善自喻門

逕從榛草無心待馬蹄

夢弼曰按公自乾元二年冬來成都至寶

應元年春是歷三年矣

可惜

花飛有底急

起語盡精

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

都非少壯時

四句情景蕭然

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

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

落日

落日在簾鉤

又別

溪邊春事幽芳菲綠岸圃樵

爨倚灘舟

且樵且爨真倚灘之景

啁雀爭枝墜飛蟲滿

院遊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

語自放蕩

獨酌

步彙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

上枯梨北人元遺山云薄劣慙真隱幽偏得

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行蟻行列之

運詩彼美丘園道喟然傷薄劣希曰宋何尚

之致仕著退居賦以明所守後還攝職袁淑

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書功曹

名者為真隱傳以啞焉却歸聊寄此詩

衛青開幕府楊僕將樓船漢節梅花外春城

海水邊銅梁書遠及珠浦使將旋貧病他鄉

老煩君萬里傳朱曰李廣傳注云衛青伐匈

軍於幕中故曰幕府幕府之名始於此武帝

征南越以楊僕為樓船將軍夢弼曰衛青以

比廣之府帥楊僕以比楊長史也趙曰廣州

近庾嶺與南海珠曰銅梁玉壘皆蜀中地名

廣州有合浦出珠夢弼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

曰使將旋指段功曹也意下園曰按公文集有雜

述為張叔卿孔巢父作

七集卷八

鄉關胡騎遠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遙從
月峽傳雲深驃騎幕夜隔孝廉船却寄雙愁
眼相思淚點懸洙曰廣在南故謂之炎州趙
曰漢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晉張憑嘗謁丹陽
尹劉惔惔留宿明日乃還船須臾惔出傳教
覓張孝廉船便召
與同載時人榮之

送段功曹歸廣州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日
落船明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因估

客時寄錦官城

夢弼曰交趾郡及韶州俱屬

也估一作旅

魏十四侍御就弊廬相別

有客騎驄馬江邊問草堂遠尋留藥價惜別

到文場

留藥價甚雅

入幕旌旗動歸軒錦繡

香時應念衰疾書跡及滄浪

趙曰漢桓典為

馬時人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常乘驄

曰書跡及滄浪公詩所謂百花潭下即滄浪

從韋二明府續處貢綿竹三數叢

曰按唐志漢州有綿竹縣縣有紫巖山綿竹蓋產於此山也

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

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

贈別何邕

鶴曰何邕時為利州縣谷縣尉蓋與公為鄉人按前有憑何十一少府貢禮木栽詩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

走風塵縣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

傷心語別五陵

花滿眼傳語故鄉春

鶴曰縣谷屬利州而通漢水此言何邕得歸漢

上也沱江在蜀水不入秦禹貢云岷山導江東別為沱者此公自喻在蜀不得歸秦也五陵在長安故云故鄉也

贈別鄭鍊赴襄陽

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念此

別驚神地闊峨眉晚天高峴首春為於耆舊

內試覓姓龐人

洙曰峨眉山在蜀晚一作曉趙曰峴山在襄陽羊叔子墮

淚碑所在也洙曰龐德公隱於鹿門山屬襄陽

重贈鄭鍊絕句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

遠羈離日裘馬誰為感激人師曰公言鄭鍊出為使臣其罷

也囊無一物清潔如此彼乘肥衣輕之人有誰感激而憐之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公自注嚴自東川除西川勅令兩川

都節制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

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

翰翰不音平據此阜帽應兼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

裏何人道有少微星洙曰蜀分東西兩川趙

安為北而蜀為南也洙曰晉張翰字季鷹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

初不相識乃就循言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比京便同載而去不告家

人後齊王問辭為東曹掾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蓴羹鱸魚鱸遂命駕而歸夢弼曰阜帽一

作白帽流傳之誤也按魏志管寧字幼安徵命不就居海上常着阜帽布裙又按杜佑通

典魏管寧在家常着阜帽洙曰隋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星明

黃則處士舉矣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
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
費，阮籍焉知禮法踈。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
無逕欲教鋤。趙曰：公嘗為左拾遺，按唐十遺
職掌諷諫及供奉，又按後漢劉
聖公傳：李松奉引馬驚，則奉引之有馬可證
也。師曰：唐於沙苑置坊監養馬。夢弼曰：成都
號錦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官城，故公詩用之。
不一也。按華陽國志：錦江織錦濯其中，色鮮
明，濯他江不如。故得名。趙曰：晉謝安於土山
營墅，樓館竹林，竹甚盛，子姪往往來游集，肴膳亦

屢費百金。洙曰：晉阮籍性踈懶，至為禮法之士疾之，如讐焉。屈原卜居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嚴武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
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駿驕冠。腹中書籍
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
馬，終須直到使君灘。洙曰：後漢禰衡字正
平，氣尚剛傲，好矯時
慢物，見曹操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
名不欲殺之，送與劉表，表重之，衡復每慢

| | | | | | | | | | | | | | | | |
|---|---|---|---|---|---|---|---|---|---|---|---|---|---|---|---|
| 能 | 武 | 結 | 世 | 曰 | 肯 | 曰 | 音 | 帶 | 亦 | 祖 | 賓 | 鵠 | 太 | 送 | 表 |
| 文 | 過 | 廬 | 舊 | 孔 | 為 | 嚴 | 儀 | 傳 | 前 | 大 | 衡 | 者 | 守 | 衡 | 表 |
| 而 | 之 | 枕 | 待 | 毅 | 侍 | 武 | 即 | 脂 | 漢 | 會 | 攬 | 射 | 尤 | 與 | 耻 |
| 不 | 有 | 江 | 遇 | 夫 | 中 | 以 | 驚 | 粉 | 倂 | 賓 | 筆 | 舉 | 善 | 之 | 不 |
| 冠 | 時 | 縱 | 其 | 績 | 冠 | 子 | 鳥 | 化 | 傳 | 客 | 而 | 厄 | 於 | 祖 | 能 |
| 又 | 不 | 酒 | 隆 | 世 | 駿 | 美 | 也 | 閱 | 孝 | 而 | 作 | 於 | 衡 | 亦 | 容 |
| 繼 | 冠 | 吟 | 子 | 說 | 嚴 | 之 | 以 | 籍 | 惠 | 衡 | 文 | 衡 | 射 | 善 | 以 |
| 言 | 故 | 詠 | 美 | 嚴 | 武 | 才 | 毛 | 之 | 時 | 言 | 無 | 曰 | 時 | 待 | 江 |
| 幽 | 武 | 與 | 於 | 武 | 為 | 如 | 羽 | 屬 | 侍 | 不 | 加 | 願 | 大 | 焉 | 夏 |
| 時 | 此 | 田 | 浣 | 為 | 成 | 禰 | 飾 | 也 | 中 | 遜 | 點 | 先 | 會 | 祖 | 太 |
| 靜 | 詩 | 浚 | 花 | 成 | 都 | 衡 | 冠 | 注 | 皆 | 順 | 辭 | 生 | 賓 | 長 | 守 |
| 處 | 譏 | 野 | 里 | 都 | 尹 | 之 | 海 | 云 | 冠 | 竟 | 采 | 賦 | 客 | 子 | 黃 |
| 欲 | 子 | 老 | 種 | 尹 | 與 | 剛 | 貝 | 駿 | 殺 | 殺 | 甚 | 之 | 人 | 射 | 祖 |
| 其 | 美 | 相 | 竹 | 與 | 子 | 直 | 飾 | 音 | 之 | 麗 | 後 | 以 | 有 | 為 | 性 |
| 謙 | 自 | 狎 | 植 | 夢 | 美 | 應 | 帶 | 峻 | 射 | 黃 | 黃 | 娛 | 獻 | 章 | 急 |
| 晦 | 倚 | 蕩 | 木 | 美 | 美 | 不 | 趙 | 儀 | 音 | 音 | 嘉 | 嘉 | 嘉 | 陵 | 故 |

| | | | | | | | | | | | | | | | |
|---|---|---|---|---|---|---|---|---|---|---|---|---|---|---|---|
| 時 | 茅 | 獨 | 凡 | 譏 | 載 | 以 | 甫 | 于 | 挺 | 甫 | 為 | 厚 | 以 | 嘲 | 也 |
| 語 | 屋 | 歸 | 為 | 章 | 而 | 為 | 性 | 于 | 之 | 見 | 房 | 杜 | 故 | 也 | 故 |
| 至 | 赴 | 處 | 武 | 仇 | 新 | 忤 | 福 | 三 | 乃 | 之 | 與 | 甫 | 宰 | 容 | 子 |
| 哭 | 成 | 寂 | 者 | 兼 | 書 | 初 | 躁 | 左 | 有 | 或 | 杜 | 然 | 相 | 齋 | 美 |
| 其 | 都 | 寞 | 幾 | 瓊 | 以 | 無 | 嘗 | 右 | 此 | 時 | 危 | 欲 | 為 | 續 | 和 |
| 歸 | 真 | 養 | 三 | 前 | 為 | 所 | 憑 | 白 | 兒 | 不 | 也 | 甫 | 巡 | 筆 | 詩 |
| 櫬 | 為 | 殘 | 十 | 人 | 然 | 謂 | 醉 | 其 | 武 | 中 | 甫 | 數 | 內 | 云 | 云 |
| 及 | 文 | 生 | 篇 | 嘗 | 予 | 欲 | 登 | 母 | 街 | 嘗 | 甫 | 矣 | 刺 | 新 | 阮 |
| 八 | 翁 | 喜 | 送 | 論 | 李 | 殺 | 武 | 奔 | 之 | 醉 | 傳 | 云 | 史 | 唐 | 籍 |
| 哀 | 再 | 其 | 其 | 之 | 白 | 之 | 床 | 救 | 一 | 登 | 云 | 李 | 武 | 書 | 焉 |
| 詩 | 剖 | 再 | 還 | 矣 | 說 | 說 | 斤 | 得 | 日 | 武 | 武 | 白 | 慢 | 嚴 | 知 |
| 記 | 符 | 鎮 | 朝 | 子 | 蜀 | 蓋 | 其 | 欲 | 欲 | 床 | 以 | 蜀 | 不 | 武 | 禮 |
| 室 | 此 | 蜀 | 者 | 美 | 道 | 唐 | 父 | 殺 | 殺 | 瞪 | 世 | 道 | 為 | 傳 | 法 |
| 得 | 猶 | 曰 | 曰 | 集 | 難 | 小 | 名 | 甫 | 甫 | 視 | 舊 | 道 | 禮 | 云 | 踈 |
| 何 | 武 | 得 | 江 | 中 | 本 | 說 | 武 | 但 | 冠 | 曰 | 待 | 難 | 禮 | 房 | 以 |
| 遜 | 在 | 歸 | 村 | 詩 | 以 | 所 | 不 | 云 | 鈞 | 嚴 | 甫 | 者 | 最 | 官 | 解 |

韜鈴延子荆蓋以自况空餘老賓客身上
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
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
題鷓鴣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
衡為喻殆是痴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
以黃祖自比乎夢弼曰世說郝隆七月七
日出日中仰卧入問其故曰我晒腹中書
也晉葛洪好神仙導養之法自號抱朴子
著肘後要急方四卷水經魚復縣有羊腸
虎臂灘楊亮為益州經此而舟覆至今名
為使君灘也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步屨隨春風村村自花柳

語有天趣政爾田
苦索不能及

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
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
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
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
否叫婦開大餅盆中為吾取感此氣揚揚須
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
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
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

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

韻彙音變

屍也履中薦也趙曰宋書袁粲為丹陽尹嘗

步彘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

飲洙曰指大男為弓弩手謂籍民丁為兵也

飛騎軍名也長番猶長在直也言無更代也

夢弼曰放營農謂放歸農耕使之營生也救

衰朽謂子弟得奉養其長上之衰老者也洙

曰郡守縣令風化之首夢弼曰肘字

如史記魏威子肘韓康子於車上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
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

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

嘗新任轉蓬

脩可曰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

差各有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

蜜蜂喧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

日江上憶詞源

邀其過我語涉

跡忝朝廷舊

情依節制尊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為門

趙曰隋文

藝傳云筆有餘力詞無竭源鶴曰嚴武時尹成都節制兩川洙曰陳平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趙曰公欲在嚴公之駕故用陳平事以激之

舟前小鵝兒

公自注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夢弼曰漢州城

西池乃房瑄罷相後歷漢州刺史日所鑿也瑄既死名之曰房公湖此詩與後篇官池春鴈共三首公暫之漢州作也鶴曰按九域志成都北至漢州不滿百里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無行
亂眼多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

暮狐狸奈若何

官池春鴈二首

自古稻梁多不足至今鷓鴣亂為羣且休悵
望看春水更恐歸飛隔暮雲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翅在雲
天終不遠力微繒繳絕須防句意緊嚴後山

森整○夢符曰班固兩都賦撫鴻量御繒繳
夢弼曰本一作繒繳音憎短矢也繳音灼
生絲縷也言以絲
繩繫矢而射之也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略
動如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媚
景絕域望餘春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
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動字最佳長篇著兩語如此豈不軒豁浮
動二字相若帝念深分閫軍須遠筭緡花羅
封蛟蝶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
人征南多興緒事業闇相親闇相親者深欲倚以成功業也

惜哉○洙曰前漢汲黯字長孺武帝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史記廉頗為趙將伐齊攻魏禮蛟龍為旂軍須師旅之費也漢書武帝初筭緡錢注緡絲也以貫錢也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蛟蝶麒麟羅錦上絲綉也師曰筭緡衰世之法今蜀貢花羅瑞錦以應軍須與筭緡者遠矣洙曰霍去病傳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由此上益重愛之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不畫伏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將軍像帝笑而不言夢弼曰晉杜預開府荆州贈征南將軍公嘗譜預為祖而公與嚴武有世舊故以預之專業言與武相近也興緒者謂興况也緒意也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鶴曰)王司直時為蜀中刺史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

磊落之竒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

溟開且脫劍佩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

諸侯以下謂王司直欲向何門跋珠履仲宣

樓頭春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

老矣豪氣激人堂堂復堂堂○(洙曰)豫樟木名材之美者鯨海之大魚也(夢弼曰)跋

先答切進足也(洙曰)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依劉表於荊州嘗

登樓而賦因名仲宣樓晉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康齋酒挾琴造

青眼焉乃見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夢弼曰)時

吐蕃分三道入寇欲取成都為東府

竇公以御史出檢校諸州軍儲器械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

鯁絕代無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

寒露之玉壺蔗漿歸厨金盃凍洗滌煩熱足

以寧君軀政用踈通合典則戚聯豪貴耽文
儒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
憑陵氣頗麤竇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
士喜斬木火井窮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
城守邊却可圖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
恩應殊綉衣春當霄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
省郎京尹必俯拾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
花老翁無爲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

芻

趙曰骨鯁者剛正之謂若肉之有骨而魚

瑩若玉壺冰言清澈也趙曰宋玉招蒐云燿

鰲炮羔有蔗漿些定功曰前漢禮樂志景星

歌秦尊柘漿析朝醒注取甘柘汁以爲飲可

解醒也柘音蔗鶴曰繩橋在成都即笮橋蓋

蜀人以竹索爲橋也師曰蜀有火井縣屬中

州夢弼曰按蜀都賦注火井欲出其火先以

家火投之須臾隆隆如雷聲焯出爛然以竹

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灰也夢弼曰按唐志劒

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都督松維恭蓬

雅黎姚悉入州西山三城謂姚維松也皆當

吐蕃之要衝洙曰漢暴勝之衣綉衣持斧出

使老萊子綵服以娛親夢弼曰漢夏侯勝曰

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江花未落還成都一

有重句說者謂蜀人酤酒挈以竹筒竹筒上

有穿繩眼其酤酒者曰滿
眼酤言其滿迫筒眼也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荅

二絕

雨映行宮辱贈詩行宮實指所過贈詩之處元戎肯赴野

人期江邊老病雖無力強擬晴天理釣絲山谷

曰只此雨映兩字寫出一時景物句便雅健鶴曰明皇嘗幸成都故得用行宮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無泥只須伐

竹開荒徑拄杖穿花聽馬嘶

王錄事許修草堂費不到聊小詰

為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費昨屬愁春雨能忘

欲漏時其題可備口實其詩可刪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餅

山餅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

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公自注軍州謂驅使騎為馬軍

趙曰漁父公自謂也洙曰時嚴公以騎兵送酒也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

篇渾漫興自負甚奇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

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

令渠述作與同遊亦自有語驚人言其平昔如此

今老矣所為詩則漫興而已無復著意於驚

人也故寄語花鳥無用深愁耳鶴曰公所居

草堂有木檻謂之新添則水檻初成也宋曰

陶謝謂陶淵明謝玄暉靈運惠連輩也楊龜

山詞宗會盟曰東坡云詩須有為而作當以

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

厚詩晚年極似淵明知詩病也予謂此東坡

救時之弊猶曰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即非

新鄙雅區區守故常而流於俗者也學者宜

審而思之蔡條嘗謂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

伯夷誠為確論也然則集大成手當還子美

子美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嘗

曰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

詩清立意新蓋異乎東坡所云且淵明詩意

戲贈友二首

鶴曰焦校書意是焦遂與李白號為酒中八仙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

生馬駒一朝被馬踏脣裂板齒無壯心不肯

已欲得東擒胡（殊曰肅宗上元元年九月詔

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為名師曰年號自漢武帝方有之肅宗欲法上古之制也公詩特著

元年建巳月者蓋記錄於此不然何以謂之詩史乎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

面如墨駑駘漫染泥何不避雨色勸君休歎

恨未必不為福（趙曰淮南子云塞上翁馬亡

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解

又甲之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人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破故父子得獲相保

水檻遣心二首（鶴曰公所居草堂有

茅軒駕巨浪是也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

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

戶此地兩三家

蜀天常夜雨江檻巳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

枕席清不堪祗老病何得尚浮名淺把涓涓

酒深憑送此生結細潤有味。尹曰蜀中雅州常多陰雨。號曰漏天。

屏跡二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

半生成字字稱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此兩句語

無深趣而亂離奔走杖藜從白首心迹喜雙

清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杜陵詩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輟耕扶日月起廢極

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為造成為化

吹為陰噓為陽氣勢力量與雨露日月字正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畫外意

舍影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

渾得醉一月不梳頭趙曰一月不梳頭暗使

一月十五日不洗也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筭別開門暫北行椒却背村宛曲梅

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公自注朱

知○趙曰行椒蓋成行者

欲作魚梁雲覆湍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

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沫曰覆一作復去聲趙曰魚梁

乃劈竹積石橫截中流以取魚而溪下有蛟龍窟故未敢安也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惚含西

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此于秋萬里是甚氣繁非苟也

○沫曰西嶺即西山也冬夏常積雪鶴曰公在浣花未嘗不繫舟也趙曰公之志每欲南

下今言所泊門外之船乃欲往東吳萬里之

船也漫叟詩話云詩中有拙句不失為奇作若退之逸詩云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兩三杯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

鷺上青天是也

藥條藥甲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亭苗滿空

山慙取譽根居隙地怯成形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

壁西梁洋問誰腰鎌胡與羗豈無蜀兵三千

人部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

白雲還故鄉夢弼曰黃童謠云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

在西擊胡每句中函問答之詞公是詩句法
蓋原於此鶴曰按集壁梁洋四州屬山南道
又按是年羌渾奴刺寇梁洋等州吐蕃陷成
都此正言吐蕃羌渾奴刺之亂也師曰時杜
鴻漸以蜀兵三千遇賊充突江山險溢士卒
至有介胃生蟻虱而不得休息故云部領辛
苦江山長也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

字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
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

迥五月江深草閣寒清健看弄漁舟移白日

老農何有罄交歡

即事鶴曰為舞者作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鞬笑時花近眼舞罷

錦纏頭洙曰鞬臂衣也以縛左右手於事便

者開元時王元寶賞會賓客元寶富於財而
無文采親友問昨日高會有何佳談元寶望
屋良久曰但費錦纏頭耳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堦下馬坐人床不通姓

字麤豪甚指點銀餅索酒嘗寧可取此公少

然已不為少。鶴曰：床謂胡床之類也。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劔閣星橋北松州

雪嶺東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開闢古今

畫不足興與煙霞會清樽幸不空夢弼曰劔

閣道也星橋在成都李冰守郡植栢七上應

也

大雨鶴曰按是年公有說旱上嚴武

雲之時奈久旱何麥者百姓之本百

役是出况冬麥黃枯春種不茂公誠

能暫輟諸務疏决囚徒使囹圄一空

必甘雨大降但沴氣消則和氣應矣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

雲鬱陶執熱乃沸鼎纖絺成緼袍風雷颯萬

里霈澤施蓬蒿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三

日無行人二江聲怒號流惡邑里清矧茲遠

江臯荒庭步鶴鶴隱几望波濤沉痾聚藥餌
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陰色
靜壠畝勸耕自官曹四鄰出耒耜何必吾家
操希曰寰宇記秦李冰穿二江於成都城中
皆可行舟今謂內江外江是也蜀都賦云
帶二江之雙流故成都有雙流縣趙曰左傳
汾澮流其惡今言大雨流出穢惡邑里為之
清潔也又公以沉痾而得雨京於是頓忘進
藥之勞矣趙曰言雨潤之功雖不毛之地亦
假貸而生也

溪漲

嘗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明可把水中
有行車秋夏忽汎溢豈唯入吾廬蛟龍亦狼
狽况是鱉與魚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踈馬
嘶未敢動前有深填淤青青屋東麻散亂床
上書不意遠山雨夜來復何如我遊都市間
晚憇必村墟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趙曰

狽本二獸名半其體相附而行苟失其一則
無據矣故倉皇失據者謂之狼狽音丘
切舉一足也荀子云不積跬步無以致
千里田曰漢溝洫志注填淤謂壅泥也

寄高適

鶴曰是年四月代宗即位高適官於蜀召還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唯我共世事
與誰論北關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
日爛熳倒芳樽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夢弼曰是年四月代宗即位召

嚴武還朝寶應元年秋自成都往綿州至梓州所作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
憶舊臣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

步從容靜塞塵南圖回羽翮北極捧星辰漏
鼓還思晝宮鸞罷轉春空留玉帳術愁殺錦
城人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蘋此生那老蜀
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趙曰前漢

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篲下迎黃帝帝騎龍以上天故后世因名其處曰鼎湖鶴曰此言肅宗晏駕也夢弼曰周禮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故闕或謂之象闕或謂之魏闕南史何胤曰闕者謂之象魏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鶴曰此言代宗踐祚法度日新也夢弼曰光武紀令反側予自安趙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

一卷蓋兵書也夢弼曰漢典職儀以丹漆地
故稱丹墀三山老人語錄子美送嚴武還朝
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
身是勸以仗節死義也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

宴得心字夢弼曰是年秋武赴召東上公送之別於巴西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
惜登臨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
瀨輕鳥度層陰檻峻背幽谷窓虛交茂林燈
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城擁朝來客天橫醉

後參落落有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此會

共能幾諸孫賢至今公自注杜使君乃宗人也不勞朱戶

閉自待白河沈師曰城擁朝來客言滿城擁

之宿蜀在西以江樓之高逼於參星也趙曰

白河謂銀河也師曰不勞閉戶坐待白河之

酬別杜二 嚴武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時未效風霜勁空
慙雨露私夜鍾清萬戶曙漏拂千旗並向

殊庭謁俱承別館追斗城憐舊路渦水惜
歸期峯樹還相伴江雲更對垂試回滄海
棹莫妬敬亭詩祇是書應寄無忘酒共持
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悵巴山裏清
猿惱夢思武自注昔會秦關今別巴嶺○
夢弼曰書昔在帝堯將遜帝位
于虞舜作堯典蓋引此謂代宗踐祚也十
道志長安故城形南似南斗北似北斗魏
文帝至譙兄弟渦水駐馬書鞭以賦敬亭
在宣城謝眺敬亭詩云此山百里合沓雲
齊獨鶴朝唳飢麗夜啼
行雖紆組得踐幽棲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鶴曰奉濟驛在綿州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盃重把昨夜

月同行餘情別恨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

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

感知已之辭○洙曰嚴武歷明皇肅

宗朝今代宗即位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公自注故陳拾遺射供人也篇

末有云洙曰拾遺陳子昂當為縣令

屬縣也

籍甚黃丞相能名自穎川近看除刺史還喜
 得吾賢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老思筇竹
 杖冬要錦衾眠不作臨歧恨唯聽舉最先火
 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遇害陳公殞于今蜀
 道憐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洙曰漢黃霸
治為天下第一後代丙吉為丞相趙曰漢官
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而諸侯五馬也古
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
中有尺素書筇竹與錦皆蜀中所出公從李
使君求此二物也洙曰京房
傳舉最當遷徙以課最被舉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于戈未
 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討狂
 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

看雲淚橫臆

鶴曰馬將軍疑是謂馬巴州也

馬伏波矣蓋去年段子璋反陷遂州縣州意
馬巴州領兵會攻之為子璋所勝死於遂州
故是詩云去年江南討狂賊以遂在涪江之
南也又後篇去秋行云遂州城中漢節在遂
州城外巴人稀以此
知其為馬巴州而作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戰場冤冤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觀打魚歌

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鱗鱗色勝銀漁人漾舟沈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

棄赤鯉騰出如有神賦得潛龍無聲老蛟怒

迴風颯颯吹沙塵饕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

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遁

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驩娛亦蕭瑟君不

見朝來割素髻咫尺波濤永相失脩可曰陸

廣而薄肌肥甜而少肉細鱗之美者也洙曰

陶隱居本草鯉最爲魚中之王形既可愛又

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禿尾

槎頭皆魚名洙曰漢中鱖魚肥美襄陽禁捕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網萬魚急能者操
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义入小魚脫漏不可
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
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鱠還
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鮓隨雲雷干
戈兵革鬪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為
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兩篇皆主愛物此篇賦得又自在末

意不如蕭瑟沉著○定功曰莊子津人之操
舟若神潘安仁西征賦垂餌出入挺义往來
鄭曰屈改作倔渠勿切夢弼曰崔豹古今注
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廣雅曰鮪仲
春從河西上得過龍門化為龍否則點額而
還張平子賦王鮪岫居蓋鮪居山岫間而能
變化故有山根風雷之句也洙曰春秋繁露
曰恩及蟲魚則麒麟至孝經援神鶴曰德至
鳥獸則鳳凰翔希曰書暴殄天物
害虐烝民用此以喻取魚之虐也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八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九

越王樓歌

洙曰越王太宗之子貞也中宗時為綿州刺史嘗創

樓於江濱鶴曰按新舊史越王貞未嘗刺綿州日顯慶亦非中宗年號乃

高宗年號今詳詩末君王舊跡之句意是中宗或睿宗曾受此封及刺此

州蓋史失書也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
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
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

千秋萬古情

海棕行

鄭曰：棕字以意逆之，當作子。冬切。趙曰：海棠記載李贊皇。

公云：花木以海為名者，悉從海上來。鶴曰：唐子西遊治平院詩云：江邊勝

事略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注云：即老杜所謂東津者。據此則公館海棕

皆在涪江之東津也。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

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

紛。海棕焉知身出羣，感慨情移栽北辰不可

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結更落落。師曰：綿州涪水所經，涪居其右，綿

居其左，故曰左綿。蜀都賦於東則左綿，巴中

鶴曰：北辰以喻京師，帝居言欲移其種於京

師而不可得也。漢武帝穿昆明池，底皆黑

灰，問東方朔朔曰：不知可問西域胡法蘭

蘭蓋博物者也。公以當時不識其為何物，故及之。

姜楚公畫角鷹歌

夢弼曰：名畫記姜皎善畫鷹，鳥玄宗

在藩邸，皎為尚衣奉御，有先識之明。玄宗即位，累官太常卿，封楚國公。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觀者貪

愁掣臂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

綿却嗟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
搏空上九天自負愈高

宗武生日

鶴曰宗武小名驥子公之子也時公送嚴公至縣旋

有徐知道之亂因入梓州而家在成都也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

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

理休覓綵衣輕凋瘵筵初秩歌斜坐不成流

霞分片片消滴就徐傾瑞溪集云文選者文章之祖也自兩漢而

下至魏晉宋齊文之精粹者萃而成編子美
大率宗法文選據其英華旁羅曲探咀嚼為
我語故又用以訓其子焉及唐文弊尚文選
大過李衛公德裕云吾家不蓄文選此蓋有
激而言也夢符曰抱朴子項曼卿修道山中
自言至天上游紫府遇仙人以流霞一杯飲
之輒不
飢渴

光祿坂行

夢弼曰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
鳥亂鳴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
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

即今多擁隔

洙曰一云開元初玄宗勵精理道天下

大治安西諸國悉更爲郡縣行者不齎糧上

猶惕厲未已鮑曰按崔寧傳寶應初蜀亂山

悲秋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

爲客情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

峽何由見兩京

鶴曰羣盜尚縱橫蓋指當時

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

遠江聲

凡言動盡靜靜中動意皆謬

計拙無

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希曰葉挺嘗云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工在不肯字入簾一作捲簾

客亭

秋窻猶曙色木落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

宿霧中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

事飄零任轉蓬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公自注時王在梓州初至

斷酒不飲篇中有戲鶴曰漢中王名瑀讓皇之子汝陽王之弟按本傳蕭宗詔收羣臣馬助王瑀與魏少遊持不可帝怒貶蓬州長史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

五秋螢忍斷盃中物祇看座右銘不能隨阜

蓋自醉逐浮萍趙曰客星用嚴子陵事乃公自喻也夢弼曰陶潛詩且進

杯中物洙曰崔瑗有座右銘趙曰皂蓋指漢中王也漢二千石朱轡阜蓋鶴曰按史云漢

不能隨阜蓋及奉漢中王手札詩云剖符來

蜀道昔太守事疑史誤當是貶蓬州刺史也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

醉相留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酪

酹淨掃鴈池頭師曰嗟不起言漢中王以酒

孝王苑有鴈池趙曰天后時諸卿大夫晦日宴高文學林亭各賦詩高矯詩云駕言尋鳳侶乘歡俯鴈池則前此素有鴈池之名隨地可以及指為鴈池矣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憶

酒顛狂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魯衛對偶然貴介之

盛賓客之感意度之美典
刑森然其自敘亦壯哉
復著枚叟但應念早升堂
取稱意而已應念早升堂
與兄璉俱領重鎮宋曰魏文帝與王粲書云
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
趙曰謝惠連雪賦梁王遊於兔園乃置旨酒
命賓友召鄉生延枚叟此乃公以枚叟自喻
也

贈韋贊善別

鶴曰按唐志東宮官左贊善大夫五人掌傳令

諷過失贊禮儀又按韋贊善當是韋見素之後也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復作

掩荆扉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
歲時同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
塞此日意無窮鶴曰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蓋指史朝義之亂未已而
西域党項又入寇也

九日奉寄嚴大夫

夢弼曰公九日在梓州登臨時嚴武

還朝尚在蜀
棧道中也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
出巴山小驛香醪嫩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
馬迴首白雲間

巴嶺荅杜二見憶

嚴武

臥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
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
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

度冷猿秋鴈不勝悲

晉阮籍聞步兵

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宋謝莊

題玄武禪師屋壁

夢弼曰按梓州有玄武縣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
江海流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

路真隨惠遠遊

修可曰顧愷之小字虎頭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趙曰世說

載顧愷之嘗為虎頭將軍舊注以為僧相誤矣復齋謾錄云子美詩何平顧虎頭滿壁畫

瀛洲瀛字乃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畫滄洲子美又有山水障歌

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乃滄
 字無疑也田曰圖經載舒州潛山最奇絕而
 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
 武帝帝以二人悉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
 得者居之道人云其以鶴止處為誌公云
 其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
 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
 人不擇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之處
 築室焉洙曰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名姓常
 乘木杯渡河因名焉趙曰不驚鷗乃列子海
 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從之遊借用此意沈
 曰晉陶淵明與惠遠遊從在廬山結白蓮社
 趙曰公言壁間所畫似是廬
 山路可以尋訪惠遠之遊也

翫月呈漢中王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
 應獨行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

術風吹暈已生夢弼曰以淮南王比漢中王

注云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令圓畫缺其一
 面則月暈亦缺於上也鄭曰暈正問切日月
 旁氣希曰照或作點肯見善本
 如此故東坡有一點明月之詞

相從行贈嚴二別駕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索
 浣花草堂亦何有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

事知名久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劔蛟龍
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衣將炙緋衣走銅盤
燒蠟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黃昏始扣主
人門誰謂俄頃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外百
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
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軀交態同悠悠
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師曰梓
州屬東

川嚴二乃梓州人為梓州別駕夢弼曰時徐
知道反八月伏誅而劍南大亂也鶴曰于建

國條州大小為設吏自治中別駕諸郡從事
秩六百石又續通典云唐以堂吏朱儉為華
州別駕給事郎蕭倣駸曰別駕古為治中從
事與刺史別乘則別駕稱從事其來尚矣夢
弼曰青螺粟帽之紋也言舞劍時袖拂帽紋
之塵也紫衣緋衣指言當時執事者也趙曰
後漢雷義與陳重為友時人語曰膠漆自謂
堅不如雷與陳逢原曰翟公云一貧一富乃
知交態悠悠泛泛交也此謂視乾坤之內雖大
而相知者皆泛泛爾洙曰魏志劉備曰若元
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晉武帝問王戎
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
中求

嚴氏溪放歌

止集卷九

仲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劔南歲
 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費心姑息是一
 役肥肉大酒徒相要肥肉大酒徒相要其嗚憤憾不平語特未悉
 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况我飄轉
 無定所終日慊慊忍羈旅秋宿霜溪素月高
 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
 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
 煮趙曰邊頭公卿謂居邊之守臣也獨驕謂有跋扈之意也其費心姑息特一役耳何

補於事哉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
 馭者誰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
 實念子忍朝飢古來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
 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夢弼曰列子周穆王八駿口赤驥陸機赴洛詩頓主倚舊巖李善注頓猶舍也戰國策夫驥之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汗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

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韓詩外傳
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桐
樹食帝竹實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

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

本邪羸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

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洙曰易日中為市夢

將盡爭之阮籍詠懷詩膏火自煎熬趙曰張

衡西京賦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技雜苦蚩

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羸優而足恃注云

邪偽也欺偽之事自餘羸豐饒足恃也洙曰

左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

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

元此十六族也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天下如

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

商君傳衛之庶公子名鞅姓公孫相秦十年

封之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天資刻薄

少思變秦法令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告商君

欲反遂滅商君之家唐子西語錄云舜舉十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

蕭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

勲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

運終四百圖盡在雲臺

師曰禮云國之將興有開必先漢光武中

與使國祚永長實自高祖有開其先也雖然高祖之聖亦以得蕭何曹參輔贊之功光武中興亦由寇恂鄧禹耿弇賈復輩相與經綸收復土宇及功成名遂光武不任以吏事俾之各遂朝請善得御功臣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年而二十八將得繪像於南宮雲臺也肅宗中興是亦光武之比奈何諸將邀功養寇其與寇鄧耿賈輩遠矣是詩子美蓋傷肅宗無駕馭英豪之策也

秋盡

鶴曰是年秋公自梓州歸成都迎家冬再往梓州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

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

落劔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

何時獨好開

鶴曰成都大城西有少城洙曰典略云劉松袁紹在河朔於三

伏之際酣飲避暑號為河朔飲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

嶠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

自然壯麗

獨鶴不知

何事舞飢鳥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

目極傷神誰為攜趙曰金華山涪水皆屬梓

州射洪縣希曰唐志舊州

屬越嶲郡有越水嶺水三蜀初秦置蜀郡漢

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為郡故後人

謂之三蜀鄭曰嶺悉委切巴渝二州名希曰

通典黔中謂之五溪注云酉辰巫武沅等溪

也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

堂遺迹夢弼曰按本傳陳子昂字伯

玉梓州射洪人少讀書於金

華山尤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庾餘

風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二十

八章王適見之曰是必為海內文宗

初舉進士武后時擢麟臺正字遷右

拾遺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

欲害之捕送獄中憂憤死大曆中東

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

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

抱瓊臺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

巔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

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陳公讀書堂石柱仄

青苔悲風為我起激洌傷雄材希曰梓州在

涪江之右故

曰涪右師曰蔚藍天乃洞天之名金華山有

觀故云洙曰孫綽遊天台賦瓊臺中天而懸

恩

居趙曰蔚藍者茂蔚之藍今詩人言水曰接
藍然則天之青亦可言蔚藍近世韓子蒼出
汴州即事詩云恍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山光
盡蔚藍夢弼曰寰宇記射洪縣南有懸巖山
遠望皎如白雪焉下云王女仙人又皆指觀
中之景也洙曰曹植遠遊詩靈鼈戴萬丈禪
嶽儼嗟峨仙人翔
其隅玉女戲其阿

陳拾遺故宅

鶴曰拾遺故宅當與書

詩中及同遊英俊人按拾遺嘗有序
送公之祖審言照吉州司戶云羣公
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則當
時審言亦與拾遺為交遊矣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脩椽悠揚荒山口慘淡

故園煙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
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同
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昭超玉價郭振起
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鈎連盛事會一時
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洙曰

司馬相如皆蜀人按本傳子昂輕財好施篤
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
趙元最厚鶴曰郭震字元振舉進士授通泉
尉通泉梓州屬邑趙彥昭字真然與元振嘗
同為太學生故宜同游壁有題字也趙彥昭
景龍中又與公大父審言同在修文館夢弼

曰趙彦昭以權幸進後為刑部侍郎封耿國
公趙曰子昂有感遇詩曰吾觀龍變化曰聖
人不利已曰金鼎合還丹等篇者是也洙曰
傳言子昂死有文集十卷盧藏用為之序盛
代行于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
橫扶踈窈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
臥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
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

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甫也南北人
蕪漫少耘鋤久遭詩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
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
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

理儻吹噓

洙曰江文通詩絳氣下縈薄注云

石梯曰登

洙曰高僧傳僧惠永感虎來馴又

高僧傳講經

而天雨花夢彌曰釋書舍衛國

給孤長者側

布黃金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

洙曰大珠白

月言其性之圓明也故佛書有

齊

七集卷九

五

謂性地荒而不修也夢弼曰第一義言其教
 無上也梁武帝問達摩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又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華嚴經有十回
 向東坡志林子美詩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
 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
 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別有事在也
 鶴曰予家有石刻東坡帖云子美此四句感
 慨通達其於道必有得也庖丁以牛入輪扁
 以輪入子美蓋以詩入也耶捫蝨詩話老杜
 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如諸子之流也杜
 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
 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
 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心地乃莊子所謂游
 心於淡合氣於漠之義也洙曰涅槃經一曰
 盲人為治目故造治目良醫其時良醫即
 金篦刮其眼目法華經或有行施金銀珊瑚

真珠摩尼碑瑪瑙夢弼曰
 華嚴經一切法本來無生

奉贈射洪李四丈

鶴曰射洪縣屬梓州縣東有射江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
 相逢早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
 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萬
 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蒼茫風塵際蹭蹬騏
 驎老志士懷感傷心胷已傾倒脩可曰尚書

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趙曰南京

指成都府也亂初定指去年段子章反崔光遠討平之
洙曰木玄虛海賦維長綃挂帆席謝靈運詩泛舟采石華挂席拾海月
晁曰漢書百金中人十家之產注云古者一两金直十千今言十金則知為百千矣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

人有此歎十字盡之又起語如此故

別征途乃侵星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氣在
困無獨立俶裝逐徒旅達曙陵險澁寒日出
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繫

汀洲稍踈散風景開快悒空慰所尚懷終非

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

途更灑楊朱泣

洙曰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

思玄賦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注
俶始也洙曰阮籍常不由徑路而行途窮則
泣多岐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魯曰地理志梓州通泉縣去縣十五里有佳山水諺號沈家坑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温蚊蚋集人遠

鳧鴨亂登頓生曾陰歆傾出高岸驛樓衰柳
 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山
 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傷時愧孔父去國同
 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脩可曰孔子
傷時也趙曰王粲字仲宣漢獻帝時西京擾
亂乃之荆州依劉表有七哀詩云西京亂無
家豺虎方溝患復棄
中國去身遠適荆蠻

過郭代公故宅

夢弼曰郭震字元振
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
掠賣部中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

武后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其文章
 上寶劍篇后覽嘉歎遂得擢用景雲
 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
 平公主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
 外省獨元振擢兵扈從事定宿中書
 省一十四日以功封代國公鶴曰代
公魏州也宅在宣陽里今云故
宅當是指作尉通泉時所居也

豪雋初未遇其跡或脫落代公通泉尉放意

何自若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

人豈伊常情度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

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羣公見慙色王室無

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行得遺跡

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高詠

寶劍篇神交付冥漠洙曰江淹賦脫略公卿

噴薄沸騰趙曰按先天二年郭元振以兵部

尚書復同中書門下實懷貞等附太平公主

潛謀不順玄宗發羽林兵睿宗聞變登承天

門樓元振躬率兵侍衛奏上前奉詔誅懷貞

等又按神龍乃中宗即位改元元龍後學去先天

二年凡八年今公詩云定策神龍而末則禍

疑之嘗論之曰太平擅寵自中宗而末則禍

胎在神龍而下也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

謂太平公主既誅則君臣之間玄宗得尊位

父子之間玄宗得親傳所以成睿宗付託之

治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

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

嗟咨歎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

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相逢君子身精

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

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

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埋沉無所用猶能夜

夜氣衝天脩可曰文選潘安仁作夏侯湛誅

日心照神交唯我與子南史劉評字彥度阮

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

評一造之即顧以神交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洙曰稷字嗣通

古博雅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

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當

國圖籍多藏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
 結體道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
 睿宗在藩留意文學嘗喜之及踐祚
 稷於是時見擢用遷黃門侍郎參知
 機務歷太子少保會竇懷貞以附太
 平公主伏誅稷坐知謀賜死萬年獄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
 書畫傳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
 界書入金榜懸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
 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又揮西方變發地扶
 屋椽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此行疊壯觀

郭薛俱才賢不知千載後誰復來通泉（夢弼）

稷有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云驅車越陝郊
 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望
 咸陽途日暮憂思多傳巖既紆鬱首山亦差
 我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客遊節向換人
 生知幾何又按梓州通泉縣有慈覺寺其額
 乃稷所書洙曰漢曹嘉上篆隸變懸針垂露
 之法（趙曰）按稷書慧普寺碑三字字方徑三
 尺許今在通泉縣慶壽寺聚古堂其字乃真
 書而公有蛟龍之喻余嘗到慶壽觀之三字
 道實事為壯觀之句耳稷所畫西方變相則
 元振傳元郭薛謂郭代公薛少保（夢弼曰）按郭
 豈郭與薛舊為同舍後嘗會於通泉耶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
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
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
遲白鳳態非是倉庚隣高堂未傾覆幸得慰
佳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
耻飲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夢弼曰圖
畫聞見誌今世所謂薛稷八鶴後人多效之
然子美詩云薛公十一鶴不知三鶴何在也

洙曰晉永嘉記青田有雙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
是京華亭景臨山水村煙對浦沙狂歌遇形
勝得醉即為家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

泉晚攜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

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
 羞下顧城郭銷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
 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怒哀中流妙舞逶迤夜
 未休燈前徃徃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
 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
 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
 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
 露霑人衣

洙曰後漢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世說陳元方嘗候袁紹紹問曰卿

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
 父在太丘強者緩之弱者撫之以仁恣
 其所安久而益敬夢弼曰此以美姚之為通
 泉縣也洙曰老子為柱下史後漢桓典為侍
 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
 驄馬御史夢弼曰此以美王侍御也洙曰荀
 子瓠巴鼓瑟游魚出聽脩可曰末句倣謝希
 逸月賦月既没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
 佳期可以還
 微霜霑人衣

建都十二韻

鮑曰寶應元年建五都

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
 南都太原府為北都鶴曰上元元年
 初建五都二年
 停是年復建也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
 黃屋尊建都分魏闕下詔闕荆門恐失東人
 望其如西極存時危當雪耻計大豈輕論雖
 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六句宛牽裾恨不死
 漏網辱殊恩永負漢庭哭遙憐湘水魂窮冬
 客江劔隨事有田園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
 根衣冠空穰穰關輔久昏昏願枉長安日光
 暉照北原洙曰後漢議功於雲臺黃屋天子

府為南都也洙曰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
 注云泰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
 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正是
 謂太平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人實河南辛
 毘諫帝不納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前漢刑
 法志網漏吞舟之魚夢弼曰公為拾遺時上
 疏言房琯不冝廢肅宗怒宰相張鎰救之故
 有牽裾漏網之句洙曰賈誼上疏論政事曰
 切惟事勢可為痛哭屈原見讒於楚沉湘水
 而死穰穰衆多貌史記貨殖傳天下穰穰皆
 為利往夢弼曰關中三輔謂左扶風右馮翊
 與京兆也長安日蓋用晉明帝幼時元帝問
 日與長安遠近北原
 言太原河北之地也

遠遊

廣德元年梓州作

賤子何人記迷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
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
走失喜問京華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夢弼曰按唐史廣德元年正月

甲申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
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寫喜意真切愈朴而近白
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

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公自注余田園在東川○自然是喜

意流動得人結復何等自然喜願之極誠有如此他語不足易也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

橫絕太息

跡有但羈栖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鞞雙雙
新燕子依舊已銜泥

天畔登樓眼隨風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
更能存厭蜀交遊冷以子美交遊當時獨盛猶厭其冷豈非人情久

客未有不相視落落者乎其

思吳勝事繁應

後又有厭就成都卜之句

須理舟楫長嘯下荆門趙曰時史朝義已滅

舊所移柳更能存乎更疑辭也定功曰荆門

山其峯對起如門唐貞元間始立荆門縣屬

花底

紫萼扶千藥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

入朝霞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深知好顏

色莫作委泥沙夢弼曰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

滿縣花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

自開春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

盡灞上遠愁人鶴曰漢南應老盡公自喻時

人公懷長安也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使君意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

鳴金驪裏佳人屢出董嬌饒東流江水西飛

燕可惜春光不相見願携王趙兩紅顏豈獨黃四

娘哉此王趙第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

近梓州請公一來開我愁舞處重看花滿面

樽前還有錦纏頭洙曰嬌饒名姬也朱子侯

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以興見招之後

不復見其姬也故下句有願携之詩焉句法

則用古樂府云東飛百勞西飛燕黃姑織

女時時見一端本曰王趙亦通泉之妓也

成都府鄭曰鄆縣屬梓州鄆上稽切

憑高送所親父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

自有春謂成都好吾別不足惜野花隨處發

官柳著行新天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

題鄆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

彭澤田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

路逢人問幾賢夢弼曰博物志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

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我行必
有大風疾雨今為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武王
覺召太公問之果有疾風大雨從太公邑外
過晉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稻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父宗族

忍相遺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憑問

訊到日自題詩鄭曰十道志開州有白狗峽

峽高崖上有石色黃如牛夢弼曰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異州四

使君登惠義寺夢弼曰按地理志惠義寺長平山在梓州

鄭縣北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

倚山巔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

印瀟洒共安禪語各典刑○覺範曰不住者言無著也趙曰誰能解金印

所以諷四使君也希曰法華經偈安禪各掌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鶴曰涪江

州在梓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飄零為客久衰老
羨君還花雜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
少更益鬢毛斑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
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回廊春寂
寂浴鳧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

應須到上頭

蘇曰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
幾時到上方琮曰昏暗應須到
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淳古君子也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好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
人符大名讀書雲閣觀問綃錦官城我有浣
花竹題詩須一行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

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

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

愁人到酒邊孫季昭曰杜子美善以方言里

不絕談其曰吾家老孫子質朴古人風客睡

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

鋤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不分

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負鹽出井此

溪女打鼓發船何

郡郎此類甚多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煙花山際重舟楫

浪前輕淚逐勸杯落愁連吹笛生離筵不隔
日那得易為情

上牛頭寺夢弼曰寰宇記牛頭山在

梓州郪縣南四面孤絕俯

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

浪出遊花濃春寺靜境意竹細野池幽何處

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梯逕繞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

宿殿陰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休作狂歌

老回看不住心邁曰鶴林即靈仙觀也趙曰

故云無白日此言長明燈也借傳燈字洙曰

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

上兜率寺夢弼曰按圖經兜率在梓州郾縣南

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本謂

蜀無耳棟宇自齊梁與前華夷山不斷吳蜀水

庾信哀雖久何顥好不忘似謂好佛豈誤記

作周顥緣出處姓誤白牛連遠近且欲上慈

航石林葉夢得詩話云詩人以一字為工世

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

則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

字之間吞吐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有見

於言外也趙曰庾信作哀江南賦以金陵瓦

解而身竄荒谷也夢弼曰何顥疑是周顥蓋

南史周顥字彥倫音辭麗長於佛理然公

望堯率寺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霏雲氣重閃閃

浪花翻不復知天大謂樹密故耳昨見王安石

何所不可亦詩之妙空餘見佛尊見宜音現時應清盥

罷隨喜給孤園洙曰釋書有給孤園又有給孤長者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

允參范郎中季明鶴曰是年岑參自號州長史入為太

允子中

遲日深江水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

淚痕邊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若逢岑與

范為報各衰年鶴曰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也邊謂玄宗肅宗是年三月葬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

遠含風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

淚忍對百花叢

送何侍御歸朝公自注李梓州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

自孤飛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

去寥落寸心違洙曰前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綉衣持斧督課郡國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

為豔曲二首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舩江清歌扇底野曠

舞衣前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

色偷眼豔陽天容齋三筆云唐李義山有詩

同時人張懷慶竊為已作各增兩字云生情

縷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

剝之謂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

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老杜亦云

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

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

衣為對也夢弼曰梁簡文詠內人詩風吹玉

袖香鮑照詩朔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茲辰

自為美當

避豔陽年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牀翠眉紫度曲雲鬢
儼分行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携妓不必稱此留語

後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鮑曰古詩云度

前漢元帝紀自度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

贊曰謂歌終更授其大謂之度曲脩可曰古

樂府羅敷作陌上桑之歌又秦氏有美女自

名為羅敷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

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

夫時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公用此以諷之

寂此別惜相從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分得峯字

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峯欄干上處遠結構

坐來重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暮鍾雲門春寂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兵戈滿江邊

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為問南溪

竹抽梢合過墻公自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

故言同病夢弼曰吳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

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趙曰南溪即

絕句

江邊踏青罷迴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

鼓角悲

趙曰三月二日出郊踏青或云乃成都事也

短歌行送邛州錄事

一作送歸合州

因寄蘇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

勸何寂寥君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拖春江

流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為達書賢府主江花

未盡會江樓

呂氏童蒙訓曰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君今起拖春

江流予亦沙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

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夏扇自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

送辛負外二首

朱櫻此日垂朱實

永徽圖經櫻桃洛中者勝深紅色曰朱櫻明黃色曰

蠟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

仰望足離筵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

照一作送細

草留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

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

江邊樹裏共誰來

江漲呈竇使君綿州巴西郡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峯孤亭凌噴薄噴薄言江

水之漲也萬井逼春容霄漢愁高鳥鳥愁言不泥得其食也

沙困老龍天邊同客舍携我豁心胷楊子龍蟠于泥

又呈竇使君二首新添

轉驚波作惡即恐岸隨流賴有杯中物還同

海上鷗關心小刻縣傍眼見揚州為接情人

飲朝來減片愁夢弼曰晉謝安與孫綽泛海風轉急即迴列子黃帝篇海

上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其父曰汝取來吾觀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刻溪在會稽之南禹貢淮海惟揚州

向晚波猶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愁與

醉無醒漂泊猶柸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

別同是一浮萍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

州兩使君咨議諸昆玉

州兩使君咨議諸昆玉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一作淡

漢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長

歌意無極好為老夫聽夢弼曰地理志鹽亭

美嚴氏也以引下句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

世載其英鬱若相如嚼若君平王褒擘擘而

秀發揚雄含章而捭一德星復以比嚴氏也

異苑陳寔字仲弓與諸子姪季和父子討論

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或云嚴氏見唐書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

本養家子以財役閭里至德乾元中數以賞

助邊得為州長史嚴武知其才署押衙未知

是否為

于偽切

倚杖鹽亭縣作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

春聚船狎鷗輕白浪歸鴈喜青天物色兼生

意淒涼憶去年夢弼曰浪一作日謂可狎之

景之可重也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

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鴈一作鳥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房

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

有光輝豉化尊絲熟刀鳴鱸縷飛使君雙阜

蓋灘淺正相依舊相言房瑄也指言於恩追

追道其實也又言闕庭未到之間且於此湖

遊而當承恩命時則舟楫為有光輝也豉是

義切尊音純凡煮尊須用鹽豉以物性相宜

也世說王武子前有羊酪問陸機吳中何以

敵此機曰千里湖名也

下鹽豉千里湖名也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群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

上應迴首為報籠隨王右軍夢弼曰公以自

書令為尚書人賀之曰奪我鳳凰池也王羲之為右將軍性愛鵝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為寫道德經籠鵝而歸甚以為樂

荅揚梓州

闕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東州梓

却向青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游夢弼曰

之先人昔嘗守梓州鑿池一百頃引水為農

田之利在青溪之西號揚公池今乃子又守

此州故有載阿戎之句晉阮籍謂王渾曰與

柑園

春日清江岸千柑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
避花繁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
熟終得獻金門洙曰蜀柑也入貢

寄題江外草堂

公自注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
此林泉遭亂到蜀江卧病遣所便誅茅初一
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
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臺亭隨高下敞豁當

清川雖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于戈未偃息
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
賢達士寧受外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
先偶携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迹無固必幽
貞愧雙全幽貞愧雙全流離困走中常有失身之懼非經歷變態不知此言之
也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堪長永

為鄰里憐

本作難欲逃自然先生定作雅欲洙曰屈原卜居將誅鋤草茅以力

耕乎記儒有一畝之宮趙曰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都明年為上元元年乃公建草

堂之始又二年為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
日也唐高祖勅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諸
作早晚得斷手凡營造了當言斷手者矣葛
常之詩話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
於是入蜀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
勞備載於詩乞樹本於何少府乞果栽於徐
少卿以至詰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蓋其
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
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
未嘗一日不在草堂遣弟檢校草堂云鵝鴨
宜長數柴荆莫浪開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
松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草堂云成都為問南溪
竹抽梢合過墻每致意如此成都亂定再依
嚴武為節度參謀復歸草堂云不忍竟捨此
復來理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疎則其
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復捨之而去以史及

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
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已在雲安此草堂
終始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閬三年公詩所
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僅閱
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
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今
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托公
詩以為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
木之幸也趙曰秦本紀幽而不正
非君子之幽也易幽人之貞吉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鶴曰

後章彝也時為梓州刺史是年春是
李梓州夏是章彝繼之也明年嚴武
再鎮成都因小忿召章彝殺之又按
唐節度有留後長慶間留後始改為

知院官

絕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
漏天東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本無丹竈
術那免白頭翁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野
雲底渡水簷雨細隨風出號江城黑題詩蠟
炬紅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趙曰公因宴
南樓而望長
安也燒棧字出漢書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
洙曰雅州在蜀之西地多雨名漏天鶴曰是
年吐蕃陷隴右諸州詔焚大散關時公在蜀
之梓州梓為東川雅州之漏天屬西川公猶

言朝廷在燒棧之北鼓角在漏天之東耳朱
文公語錄杜詩最多誤字蔡典宗王異固好
而未盡其嘗欲廣之作杜詩考異未暇也如
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
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
西北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
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為滿似此
類極多夢符曰漢霍去病為驃騎大將軍上
為治第洙曰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馬
唐曰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公自叙得章
留後禮遇之隆也趙曰出號謂
夜傳號令此節度府之事也

臺上得涼字

改席臺為迥留門月復光雲霄遺暑濕山谷

進風凉老去一盃足誰憐屢舞長何須把官

燭似惱鬢毛蒼趙曰臺高遺暑濕言臺之高如在雲霄間頓失去暑濕之

氣洙曰詩屢舞佳佳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

筓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宦遊迎養離別豈弟能言

不堪無限意艱危深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

稀少莫怪頻頻勸酒杯趙曰大家指言王判官母以班氏比之也

洙曰後漢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

征賦以叙行李顏師古注大家音姑修可曰楚

國先賢傳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好食筓冬月

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筓為之生後漢列女傳

姜詩及妻龐氏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鱸又

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鱸呼鄰母共之舍側

忽有泉湧味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鯽常以

供二母之膳鄭曰寰宇記黔州為黔陽郡

州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祖帳

飄金繩南陌既留歡茲山亦深登清聞樹杪
 磬遠謁雲端僧迴策匪新岸所攀仍舊藤耳
 激洞門飈目存寒谷冰出塵悶軌躅畢景遺
 炎蒸永願坐長夏將衰樓大乘羈旅惜宴會
 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相仍趙曰中軍
 指章留後上客指崔都督也夢弼曰恒胡登
切常也久也趙曰漢疎廣傳設祖道供張宋
曰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
金為繩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
師曰釋氏有大乘有小乘如來謂
之大乘教羅漢果謂之小乘教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幕風鳴
 排檻旗絕葦終不改勸酒欲無詞已墮峴山
 淚因題零雨詩夢弼曰晉羊祜卒襄陽百姓
碑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
因名為墮淚碑詩東山零雨其濛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
 客何所作公自注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

為難離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

兆青史無勞數趙張希曰成都前號南京故

張敞為京兆尹吏民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章梓州水亭公自注時漢中王兼道

韻夢弼曰枝唐奕家小堂圖有肅明觀道士席謙奕棋第一品又按公集

有存沒口號云席謙不見近彈棋是也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芟荷吏人橋外少秋水

席邊多近屬淮王至高門薊子過荆門愛山

簡吾醉亦長歌如此用事自是點綴得人事

漢中王也趙曰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到京師公卿以下皆候之此以比席道士也晉

山簡鎮襄陽每出嬉遊多之習氏園池置酒輒醉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

此以山簡比章梓州也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公自注王

雲裏不聞雙鴈過掌中貪見一珠新秋風

嬾吹江漢只在他鄉何處人弟也漢中王兄

乃汝陽王璉時已卒故公有是句洙曰漢孔融見韋元將仲將與其父書曰不意雙珠生

於老蚌趙曰佛書
示如掌中之珠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杳東

山携漢妓泠泠脩竹待王歸洙曰謝安嘗與

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

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耶

舟人承言即回眾咸服其雅量謝惠連雪賦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

於兔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趙曰謝安居東

山每遊賞必以妓女從脩可曰脩竹梁孝王

園名也續漢書梁王兔園多植竹即所謂修

竹園地志云孝王東苑方三百里苑中有鴈

池脩園

櫻拂子

櫻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

除蒼蠅熒熒金錯刀擢擢朱絲繩非獨顏色

好亦用顧盼稱吾老抱疾病家貧臥炎蒸啞

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

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緘滕夢弼曰白羽

嘗進白羽扇賦以見志云肅肅鳥羽穆如清

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時李林甫

代其為相也尹曰李善注文選金錯刀引續

上集卷九

四

云詔賜應奉金錯把刀又漢食貨志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一刀直五千此焚焚徒鑿乃佩刀之屬也如對雪詩云金錯囊徒鑿乃是錢刀而以黃金錯之也虎牙行金錯旌竿滿雪霜謂以黃金錯而錯縷旌竿也大抵古人之於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不可以名同而不究其實焉夢弼曰朱絲繩乃中琴瑟之用也鮑照詩直如朱絲繩作荅切字當作嗜齧也莊子蛟虻嗜膚則通夕不寐矣

送元二適江左公自注元結也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

送君情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事語自別丹陽係晉

室語其忠公孫白帝城則僭為也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戒其經過論兵豈非藩鎮節度有難言者乎能如此讀方有少進此等結語熟味最是深厚夢弼曰東晉江左以丹陽為重溫嶠嘗為丹陽尹漢公孫述僭偽以魚復縣為白帝城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

用詞人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

象行蓋出風塵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衆

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霄漢瞻佳士泥塗任

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洙曰幽燕通

之亂已平晉書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以

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乃以贈別駕王祥曰

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

故以相與程曰行蓋言太守阜蓋也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書因知貧

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踈別一小說載云

事更似有味○希曰韋以郎官而入梓州幕

蓋唐時多以朝士入州幕如韋應物寄洪州

幕府盧侍御是也趙曰佛書問世尊安穩否

客舊館

陳跡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

竹林青風慢何時卷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

漢愁緒日冥冥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九

木集考

卷之九



